

## 凡人脸谱

■陈涛

徐亚平先生走了,走得从容、安详。他是一位教师、作家,也是一位肩膀上驮着命运的纤绳,吭哧吭哧,躬身前行的纤夫。

## 如烟往事中的纤夫背影

认识徐亚平是在萧山近郊的一座公社大礼堂。1985年,萧山县委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建立萧山县文联,并由我负责筹建工作。物色文联工作人员时,有人推荐了徐亚平。于是,我与同事骑车去他就职的艺训班驻地,找他交谈考察。到了目的地,见里面空空如也,只有一位衣着破旧的民工站在高高的梯子上粉刷墙壁。经询问,才知道他就是徐亚平。”这让我很意外,他毕竟也是有教师身份的,何至于在干民工的活。徐亚平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笑笑说,小学员好动,墙上全是鞋印和球印。趁现在艺训班放假,把墙壁刷刷白,开学有个干净的环境。我问,为什么不请个民工来帮忙?他一愣,答道:“这活不难,随手的事。”这让我对他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为单位节省工钱当然也值得赞许,关键是能够“慎独”,领导与同事在与不在一个样,这是难能可贵的。当即我们就达成了调入文联的意向。

徐亚平是个有故事的人。与他熟悉之后,知道了他为人直口快。这是他的优点,但恰恰让他过往的人生中栽了不少跟头。他刚踏上工作岗位的时候,正处敏感时期,初出茅庐的他口无遮拦,对“放高产卫星”“薄粥搯大肚”,以及科学家们集中攻关煮饭“出饭率”问题,感到幼稚可笑,发表了不少言论。所幸当时的斗争目标还没有聚焦到他这样的

“小卡拉”身上,虽被众人视为“落后分子”,但躲过了一劫。接下来几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终于因所写诗歌过于“愤青”而遭人告发,成功地把自已挑落马下。从此,他与命运的纤绳相互拉扯,从镇小到村小,从在编到代课,从下农场改造到四处漂流讨生活,摇粪船、化石灰、筑堤坝、跑供销,按他自己的说法,打工三大苦,打铁摇船磨豆腐,都尝了个遍。

人生磨难,对有的人来说,是难以回首的噩梦,但徐亚平天性乐观,从中收获满满。刚成立的萧山县文联,借用了文化馆的办公场地,办公室不大,却凝聚着大批文艺工作者,大家聊形势、谈人生、交流作品构思。徐亚平时负责的是后勤工作,也已搁笔二十多年,但他一经触及文学的话题,便激发起无穷的热情。丰富的人生经历加上敏锐的洞察力和广泛的兴趣爱好,一下子就成了话题的中心,牢牢地吸引了文学作者的目光。他绘声绘色地讲皮蛋的做法,讲抬石头的窍门,讲拉车的要领。他对《纤夫的爱》的歌词很不认可,认为这完全是象牙塔里的书生臆造出来的意境。实际的情况是,纤夫们脚蹬草鞋,甚至草鞋都舍不得穿,赤着脚,纤绳紧紧扣住脖子,全身前倾,吭哧吭哧在乱石堆里艰难前行,哪里来的荡悠悠的纤绳,又哪里来的轻松缠绵的情调。他对自己下放农场劳动改造期间,能够迅速掌握农活中挑担、拉车、

摇船三项技能,感到很自豪。他对这三项农活进行条分缕析,说可以概括成农村中的短程、中程和远程物流。若按载重论,分别是百斤、千斤、万斤;按技术难度论,是从简单到复杂;按劳动强度论,方向正好相反,挑担最吃力,拉车和摇船则渐次降低强度。

我和杨敏生对他丰富的生活素材和诙谐幽默的语言表达非常看好,便撺掇他把这一切写成文字。不久之后,就有了散文《纤夫》,该文经《美文》杂志发表后,又入选了新时期散文百人百篇。接着就一发而不可收,《相亲》《皮蛋》《证明》等一系列风格独特的散文相继问世,在《江南》《人物》等全国各地报纸杂志发表。二十几年的颠沛流离,在耕田、抬石、拉纤的间隙不断地接受审查与考验,不断地证明和自证,便有了一个善于反思、处事淡定的自己,也有了厚积薄发的文思。更多的文章结集成《如烟往事》《纤夫》《寻找昨天》等散文集,在浙江文艺出版社、朝华出版社等相继出版。萧山籍作家陈继光评价他的散文集说:“随笔写来,自然洒脱,虽不能令人回肠荡气,却不能不使人感叹再三,以致我视他的文集为游记,一部人生之途的游记,仿佛艾芜先生的《南行记》似的。”

没有被命运的劫难所击倒,便会使他变得更加刚强。生活的磨砺,让人高马大的徐亚平,不仅拥有了篮球场上猛

打硬拼的气势,也有了对事物洞察入微的细心,以及宽容随和的包容心。我刚主持文联工作时,还是个二十六七岁的毛头小子,难免经验不足,而他对我的工作相当配合。人手不够,他虽然是办公室主任,但身兼的工作却有总务、出纳、组织联络、报刊编辑等等,工作性质有粗有细,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非常考验一个人的适应能力。但徐亚平就像当年放下课本熟练拿起扁担与锄头一样,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他把各文艺家协会和会员的资料整理得井井有条,与同事一起编辑的《学生文艺报》,很快成了萧山中小学第二课堂的重要平台,深受师生的喜爱。

徐亚平对自己的人生有过一个概括,认为是随波逐流,潦草一生;身不由己地考师范,身不由己地当孩子王,身不由己地被处理,身不由己地混迹江湖,身不由己地被平反,身不由己地当编辑、弄文字。他最后总结道:“我坚守我的底线,我只退却,或者说是逃避,而决不投降。”徐亚平没有退却,更没有逃避,他肩负起责任的纤绳,恪尽职守地把他的航船拉到了终点,拉入了如烟往事之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受时代洪流推动,身不由己地挥动双臂前行。就像纤夫,不管脚下的路多么崎岖不平,但还是得一步步脚踏实地,一步步走向远方。



■孙道荣

导游说,你应该买到泉州站,怎么去了泉州南?泉州南到泉州站,距离30多公里呢!我跟导游开玩笑说,真不是我糊涂了,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啊。

## 我坐到了泉州南

我犯了个错误。组队去福建泉州,因为临时有事,推迟了一天出发。在12306上买票时,看到有一趟高铁是下午2点20分出发的,这个时间恰恰好啊,而且,比较了一下,这趟高铁用时最短,只要四个半小时。便毫不犹豫买了票。

上车后,发了信息给带队的导游,告诉他,我已出发,18:54到达。请他安排车辆接送,与大部队会合。

高铁飞快。过了义乌,过了上饶,过了福州,过了莆田……下一站,半个小时不到,就是泉州了。我就要与先行的同事们碰头,开启我的愉快的疗休养行程了。

手机响了,是导游的。导游说,她已和司机到了泉州站,可是,到站的显示屏上,没有18:54到达的高铁啊。

怎么可能?我打开12306,找到我的订单,没错啊,是18:54到达,高铁也没有晚点。

导游问,你是到哪个站?哪个站?当然是泉州啊。这还能错了?我再次打开12306查看:车次G1659,杭州东到泉州南。泉州南?我的脑袋“嗡”的一声。

完了,我购票时,根本没注意,我买的票是到泉州南的。导游说,你应该买到泉州站,怎么去了泉州南?泉州南到泉州站,距离30多公里呢。

是我犯错了。我出了泉州南站,在广场上等了一个多小时,导游和司机才匆匆赶来。

这不是我第一次犯错。有一次,我从杭州出发,去黄山。买了一张14:50的票。看看时间尚早,我便睡了个午觉。13点多醒来,准备出发。从我家到杭州东站,坐地铁只要半个小时。到了杭州东站,进站时,人脸识别竟然没能通过,试了几次也没成功。一旁的工作人员过来询问,这才发现,我购买的票,是从杭州西站出发的。赶紧飞奔回地铁站,往杭州西。等我坐了40多分钟的地铁,火急火燎赶到杭州西站,那班高铁,已停止检票。只好改签了下一班。

那时候,杭州西站刚刚开通运营不久。我家住杭州南,离杭州西很远,虽然同为一城,我却几乎从没有去过。

20多年前,我刚到杭州工作时,杭州就有两个火车站,一个杭州站(俗称城站),一个火车东站。那时候,大多数的火车,都是城站出发或到达的。出城站

就是西湖大道,沿西湖大道走3公里,就到了美丽的西湖边。从外地来杭州的人,基本上都是到城站。到了城站,你就到了杭州的市中心了。

不独杭州,以前的城市,大多是这样。火车站,是一个城市最热闹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位于城市的中心。你出了火车站,一脚就踏进了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地段。南来的,北往的,人头攒动。那时候的火车站,就像一个人的心脏,通往四面八方的铁路线,就像一根根动脉血管。在窗口买票也简单,除了像上海这样极少数的几个大城市之外,你去哪个地方,直接报出那个城市的地名就可以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售票处的窗口买过票了,现在,你在窗口买一张去北京的车票,售票员一定得问问你,你是去北京站,还是北京东站,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北京北站,跟相声里的报地名一样绕口而有趣吧。

高铁运行以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开通了高铁,很多小县城,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火车站,而且是高铁。高铁站的名称,也很有意思,大多数的高铁站,在地名的后面,都缀了一个方位词,或东、或南、或西、或北。比如兰州东站,

成都西站,杭州南站,沈阳北站。一看站名你就知道,你抵达的,不再是一个城市的中心,你到了某某东站,多半是到了这个城市的东郊,你到了某某南站,显然是到了它的南疆。

我第一次坐高铁到黄山北站,出了车站,发现简直是在荒郊野外啊,周围一个建筑也没有。据说,当地人也对此颇有微词。短短几年过去了,黄山北站周边,已经是高楼林立,它成了皖南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正逐渐成为这座小城的一个新中心。假以时日,那些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东西南北站,也都会蜕变成一个热闹而繁华的所在。

这就是高铁的速度,也是中国的速度。我跟导游开玩笑说,真不是我糊涂了,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啊。



扫一扫听一听 更多精彩内容

## 风景独好

■孔鸿德

斯里兰卡是旅行者的白月光,比柬埔寨更为神秘,被马克吐温誉为“世界尽头灵魂的故乡”。兰卡人脸上都绽放着灿烂的笑容,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微笑国度。只要看到你,他们大都会躬身合十,满面笑容地用英语或僧伽罗语主动向你问好,让你有一种身处异乡,却宾至如归的温暖感。

## 斯里兰卡的微笑

斯里兰卡是旅行者的白月光,比柬埔寨更为神秘,被马克吐温誉为“世界尽头灵魂的故乡”。呈水滴形的兰卡岛1239千米的海岸线几乎全被金色的沙滩覆盖,除了雪,这里拥有一切,沿途都是椰林棕榈、鲜花野果、沙滩海浪、白云阳光,还有悠闲自在的大小动物精灵们。雨林深处的8个世界文化遗产、13个国家公园、100多个保护区,以及众多的佛像和教堂,都会让游客仿佛穿梭进一座南亚古文化的神秘殿堂和原始生态的乐园之中。

斯里兰卡很穷,2022年7月,斯里兰卡竟然宣布国家破产。但作为印度洋上明珠的兰卡,却没有因为它的贫穷而被世人遗忘,疫情过后依然游人如织。兰卡人人穷志不短,人人脸上都绽放着灿烂的笑容,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微笑国度。几天下来,无论男女老少,还是高贵贫贱;无论是各式工作范围内的服务员,还是迎面走来毫无干系的路人,只要看到你,他们大都会躬身合十,满面笑容地用英语或僧伽罗语主动向你问好,让你有一种身处异乡,却宾至如归的温暖感。

兰卡人也有伸手索要东西的时候,有时看见我们这批中国游人衣着光鲜地走过去,就会用手势向我们索要一根烟抽抽,但给与不给都会一脸高兴地表示感谢。举手投足之间都是日常的随意,没有做作的淳朴。

兰卡接近赤道,终年如夏,由于热带强烈的太阳辐射,肤色主要呈灰褐色,而

且五官非常精致,尤其是那一双双眼睛一律地滚圆澄澈,深邃迷人。所以每当和他们交流的时候,你都会从他们的眼睛里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真切和热忱,宛若锡兰红茶。

“人死眼犹生”,这是这个多难的贫穷国度始终坚守着的信仰,虽然人口只有2100万,却是世界上最大的眼角膜捐赠国之一。从上世纪60年代起,斯里兰卡眼捐献协会已经累计向世界50多个国家捐出了4.7万枚眼角膜,每五个斯里兰卡人中,就有一个承诺捐出角膜。

给人光明,自身光明,愿兰卡人民能早日拭去泪珠,重现光明。斯里兰卡对友人微笑,也把甜美的微笑留给所有的生灵们,斯里兰卡的动物们绝对是地球上最快乐的宝贝。

兰卡森林资源十分丰富,覆盖率约30%,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更是数目众多,占国土总面积的8%。因此斯里兰卡是世界上物种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各种不知名的热带植物林构成了天然的动物乐园。

这里,大部分人信奉佛教,不杀生,更不会以野生动物为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充斥着每一个角落。到此旅行,不管在居民区还是在国家公园里,在海滨还是公路上,你都可以近距离见到自然状态中的动物精灵们,包括猴子、大象、蜥蜴、鳄鱼、孔雀、猎豹、麋鹿、海龟、热带鱼等等。我就在第三天入住的海滨酒店冲浪时,亲近了印度洋大海龟。我

趁着海浪好几次抚摸了大家伙光滑溜溜的黑背,感受大家伙带来的满满福气。惊喜声响彻整个海滩边。

在兰卡,导游会不厌其烦地叮嘱你,晚上住酒店一定要关好门窗,因为你最亲密的邻居就是猴子,它们会随时来光顾你,趴在窗上看你洗澡,或来房间讨要食物。我们虽没有经历猴哥串门,但路边树丛里跳来跳去的猴子确实看到很多。

10月5日,我们坐柴油发动机小游船,来到以渔业闻名的尼甘布“泄湖”红树林时,片刻就见一群猴子从树丛里跳出来,大摇大摆地跑上船头,原来船头放了一小堆面包,猴们是来吃午餐的。猴们在船头上跳下蹿、东拉西扯,有时还会绕着我们几个坐船头的游客去抢面包,一点也不把人类放在眼里,但也绝不伤害我们。等面包吃光了,猴们又跳回树林,目送我们离开,静候下一船送货上门。

亲近过猴子后,我们又坐车3小时多,去了兰卡最大的野生动物园亲近大象。兰卡大象到处都有,野象大概有7000只,还有很多都是在为人们工作或被驯养。兰卡大象不如非洲的庞大,耳朵尤为娇小,且大都不长象牙,但极为聪明和友善。我们开车行驶在森林公园公路上,就遇见了两批大象悠悠地穿越公路,毫不生分,来往车辆也都很自觉地静候直至它们走进丛林。这种默契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形成的,这就是兰卡的气度。斯里兰卡在1975年修建了世界上

第一个大象孤儿院“平纳维拉大象孤儿院”,专门收养那些无家可归、脱离群体、失去母亲的幼象或患病的大象。2007年2月,作为中斯建交50周年的国礼,被时任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赠送给中国的大象“米盖拉”就来自该孤儿院。

在兰卡,地上有神兽大象,天上还有神鸟乌鸦。这和我国正好相反,它们可是兰卡的吉祥宝贝,兰卡人认为如果乌鸦放声歌唱,那就会给人带来幸运。因此兰卡人很厚爱乌鸦,每次用餐都会故意剩下一点给在附近觅食的乌鸦们尝鲜。乌鸦也不会挑食,会吃得干干净净,做一名勤劳的清洁工,兰卡街道能如此洁净,它们也功不可没。在这里,乌鸦们神气得很,都一律地羽毛鲜亮,身段丰腴。然后旁若无人、目光炯炯地在海边,在树林,在城市里或俯冲翱翔,或昂首阔步,或呱呱唱歌。

在兰卡见不到一只猎狗猫羊,但却是流浪狗和牛的天堂。特别是流浪狗达到300万只,在沙滩、农村,甚至五星酒店、寺庙、车站到处都能看到它们自由自在“遛弯”或呼呼大睡的身影。我老妈曾经被小区里的狼狗小咬过,所以怕狗得厉害。但在这里,几天下来,她也不再提防之心了。我跟她开玩笑说,你还怕狗咬你,你看这里的狗都趴在地上看都懒得看你,你不要去惊扰它们就好了。躺平如斯狗,一方面说明了人狗的极度和谐,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兰卡人与世无争的慢生活节奏。

## 朝花夕拾

■余观祥

## 母校六十正芳华

去年岁末,手机上突然收到由母校新湾中学发来的电子请柬,邀我参加学校60周年育人成果展。

我到达前,母校健在的历任校长,已齐聚校区,他们徜徉在翠樟环绕、楼阁矗立、环境幽雅的校区,脸上荡漾着无比喜悦的笑容,令我感动不已。同样令我感动的是,成就非凡的校友和同学们,也一一如约而至。现任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的钱同学来到了,现任浙江农林大学党委副书记兼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的倪校友来到了,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党委副书记、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徐校友来到了,现任职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与设计学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的谢校友来到了……

母校地处沙地,曾毗邻钱塘江,当年利用镇海殿40平方米庙屋,于1964年7月创办了农中班,第一批招收本乡学生40余人。按全日制课程授课,设农机、财会等课程,有方向性地培养农村急需人才。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母校整合为初中教育,学生数量成倍增长,年招生量达到150余人。

1974年秋天,所在公社领导根据上级政府“初中不出队(大队),高中不出社(公社)”的指示精神,学校开设了一个高中班,招生50人,学制二年。我和我的同学们是幸运的,被招入新湾中学第二届高中班,1976年9月入学,1978年7月毕业。我们这届扩招了两个班,共100余名学生。教室设在庙屋南侧,班级分为甲班和乙班,甲乙二班东西排列。当年老师常说,你们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去回报社会,报答父母。如果不出台“就近入学”的政策,在座90%的同学到了初中毕业,无奈只能终止学业。

公社自办高中期间,学校十分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为贯彻落实“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精神,经常开展学工、学农、学军活动。学工,我们去位于新湾后街的铁木社,进行参观学习。学习如何锻造农具、车床如何进行精加工、怎样学看图纸。回学校后,数学老师在黑板上画了几张三视图,要求我们按所标尺寸,制作泥坯模型。几天后,同学们端着几可乱真的模型,作为作业交给老师,令老师刮目相看。学农,在南沙大堤以北、红星桥东北侧,围垦土地上建立了占地4亩余的校办小农场,种植水稻。平时劳动课,参加除草、耘田、施肥等劳动,学习农业科技知识,丰富知识面。学军,在“双抢”期间,学校组织全班同学,到了坝外的驻萧部队某连队开展为期一周的学军活动,帮助解放军指战员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在学军活动中,我们与解放军指战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劳动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驻萧部队顺利完成艰巨的“双抢”任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往后的岁月里,母校逐浪前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顺应教育改革的需要,停办了高中班,完成了小学附设初中的撤并工作。由此,集中了优质师资和教育设施,创办了一所具有鲜明农村特色的中学,培养了一大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输送给各级重点高中、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等学校,升学率逐年攀升。其间,荣获杭州市示范初中,全县农村初中中仅为两家。

弹指一挥间,母校走过了60个春秋。60载弦歌不断,60载硕果累累。母校获得浙江省现代化学学校、浙江省示范初中、浙江省义务教育1类标准化学校、浙江省健康促进学校、杭州市文明学校和绿色学校等殊荣。六十母校,正值芳华,辉光日新,愿您赓续文脉,继往开来,再放异彩。

## 湘湖诗会

■威海丹

## 冬天的人间信

这是一个适合写信的季节,尤其是家书一封写给父母一封写给妻女

我要跟爸妈说要注意身体要慢下来像花儿孕育了果实将丰盈的喜悦写在秋叶的经脉……

我会对女儿说,学习努力固然还要注重方法,要懂得休息要学做家务,要走向人群要融入大自然像一片叶子,极尽可能承受阳光雨露,和天地的滋养……

我还要和爱妻说家是个组合词因为你才有这个家一个幸福、美满、充满希望和欢乐的家像黑白的阶梯,布满金色的旋律……